



## 点 滴

## 等待和希望

□ 大仲马

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幸福,也无所谓不幸,有的只是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的比较,如此而已。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,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。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,才知道活着有多好。

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,你得让它自由:如果它回到你身边,它就是属于你的;如果它不会回来,你就从未拥有过它。

当你拼命想完成一件事时,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,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,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。不管是谁,只要下了这个决心,他就会立刻觉得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,而且视野也随之变得开阔了。

幸福地生活下去吧,我心爱的孩子们。请你们永远不要忘记,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:等待和希望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博览》

## 唯有现在是真实的

□ 叔本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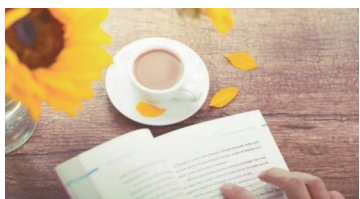
有许多人生活于过去,而另一人则沉湎于未来,总是忧心忡忡,愁思满腹。很少有人能够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。

那些寄希望于未来的人,对那种即将来临的事物总是翘首以待、急不可耐,仿佛这是某种一经到手便可获得幸福的东西。尽管那些人聪明绝顶、气度非凡,严格地说,不过像人们在意大利看见的短尾猿,一种希望最终得到它的冲力支撑着他们,使他们始终急急忙忙,紧追不舍。

那事物总是恰好在他们的前面,而他们则一直试图得到它。这种人就其整体存在而言,他们置身于一种恒久虚幻的情境之中;继续不断地生活于一种短暂的临时状态,直到最终走完其人生的旅途。

因此,我们既不应该让来牵挂而思绪不宁、焦虑企盼,也不应该沉湎于对往事的追悔惋惜,而应该牢牢记住:唯有现在才是实在的、确定的;未来经常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;过去也常与我们曾经预料的相去甚远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

## 何苦呢?

□ 高自发

我的主业是教书,大半辈子都在和书打交道。教书讲究“给人一杯水,自己得有一桶水”,我认为要攒一桶水的重要渠道就是读书,否则给不了学生一杯水,于是我在业余时间就爱读书。

说是读书,其实是乱翻。除了文学书,我还翻历史书、哲学书,甚至连摄影、养花、烹饪等一众杂书都翻。一开始,我读书的想法很单纯,就为了到讲堂上向学生“卖弄”,以显示自己有好几桶水。后来读的越多,想法就越多,慢慢就有了写的冲动。于是我便把读书思考的一些东西写下来,偶尔在报刊上发个“豆腐块”,稿费无多,自得其乐。

然而有好友却劝我道:“读书写作,点灯熬油,收益又不多,何苦呢?”

“何苦呢?”我惊讶于朋友竟然这样定义我的读书写作。朋友不读不写,怎么就主观臆断别人读书写作是苦的呢?这真应了那一句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”。他哪里知道,对于我来说,读书写作恰恰是一件乐事!

生活中,每个人都想获得他人的理解或认同,但“理解别人”往往是一件很奢侈的事,因为大家习惯于用己心揣测别人的肚腹。同样一件事,如果自己觉得苦,就觉得别人也会苦,并报以同情地道一声“何苦呢”,但你真的知道人家是苦的吗?

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被众神惩罚推巨石上山,不等推到山顶,巨石便轰然滚落,西西弗斯只能再从头推起,然后不断重复推石上山,但他永远都到不了山顶。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西西弗斯是轻松的,想想都苦,推巨石上山要付出多大的艰辛?反反复复推上山,那要流多少汗水?关键是这种惩罚看不到尽头,永远都没有停止的一刻,精神上的痛苦远大于身体上的劳累。如果我们西西弗斯,一定苦不堪言,陷入崩溃的境地了吧?

然而加缪却认为:“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: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。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。”所以,按照加缪的理解,西西弗斯其实是快乐的

——我们仿佛能听到他下山时吹的口哨声宛转悠扬。

也许我可以如法炮制加缪的观点,来回发出“何苦”之问的朋友:“我的书和我的写作是属于我的,它们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,并从中获得快乐。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,那些追求或许在别人看来是奇怪的,甚至干脆毫无意义,然而在他的心中却是至关重要的,乃至支撑他有信心不停地追求下去,即使离梦想还很远,仍然乐此不疲。视别人的追求和努力为“何苦”的人,是无法理解那些追求的乐趣和满足感的,只有有共同追求的人,才会感同身受,从而产生共鸣和共情。

俗话说得好:“不经他人苦,不劝他人善。”这话实际上在告诉我们,不要随意劝解他人,你所谓的“何苦呢”,可能在人家那里却是“何乐哉”。不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或追求,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,这也是人生中必修的一课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文 苑

## 跳出惯性思维

□ 张军秀

已故影帝李小龙有一个美丽的私人花园,布置精巧,错落有致,里面有怪石嶙峋的假山,有一个大大的蘑菇形喷泉,有可供休息的凉亭,还有各种颜色的花。每到春天,便一片生机盎然,徜徉其中让人流连忘返。

一到周末,总会有人到此聚会游玩。这事儿原本不坏,花园就是供人游玩和欣赏的,但李小龙因此很烦恼。主要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太不文明,以至于好好的花园遭到践踏、破坏。

有些人在花园的草坪上搭起帐篷,搞起了野炊,烧烤、煮饭;有些人在花园里采花,将很多名贵的花木折断;有些人不顾危险爬到假山上看景;有些人在凉亭的长椅上嗑瓜子、吃零食,把垃圾到处丢弃;有些人利用喷泉中的水洗起了抹布或杂物……弄得花园一片狼藉。

李小龙想改变这一局面,就找人将花园围起了篱笆。可花园那么大,单靠一道篱笆根本阻止不了游人进入,有人开始翻越而过。他又命人在花园门口竖起“私人花园禁止入内”的警示牌,游人仍视而不见,我行我素。后来,又尝试了几种方法,都无济于事。看着花园不断被破坏,他十分焦急,而又苦无良策。

一天,朋友来访,李小龙向其诉苦衷,朋友建议他改变思路。于是,他找人做了数个大牌子,分别竖立在进入花园的几个必经的路口上。上面写着:“如果在花园中被毒蛇咬伤,离此最近的医院在十五公里以外,驾车需要半个小时。”没想到,这一招果然奏效,从此,再也没有人擅自进入花园。

有时候,我们面临绝境,往往被惯性思维困住,以至于走进死胡同。此时,不妨跳出已有的条条框框,换一种思路,或许很快就会柳暗花明

——摘自《肥东晚报》



## 朋友当如是

□ 丁时照

《太平广记》里有个故事:姓卢和姓李的两位年轻人,在山中半修道半读书。一天早晨,李生说:“我不愿再受寒窗之苦,我要离开这里去浪迹江湖。”说罢,告别卢生而去。

李生来到一个橘子园打工。无奈江湖险恶,人吏隐欺,李生亏了公家数万贯,被取保候审,穷困潦倒。有一天,他在桥边碰见一个人,草鞋布衫,视之,乃卢生。李生看到衣衫褴褛的卢生,说话时颇感哀怜。卢生很不高兴:“我贫贱有什么可怕的?你瞧瞧你自己,在这么糟糕的地方,欠着债,还被拘捕。”李生十分惭愧,恳请他千万别见怪。卢生笑着说:“我的住处离这儿不远,请您明天过去坐一坐。”

第二天,果然有人骑着骏马来接他。如风疾马,止步朱门,出来迎接的卢生,星冠霞帔,神采奕奕,侍女数十人,与桥边见到时如有天壤之别。他请李生吃饭,奇花异草,名贵药石,皆殊美。夜晚又请李生到亭台饮酒,须臾,红烛引一女子至,容色极艳,歌声甚嘉。李生看见女子演奏的箜篌上有一行小字:“天际识归舟,云间辨江树。”

酒后,卢生说:“这个女子出身名门,

你愿意娶她吗?”李生说:“我怎敢有此奢望?”卢生又问:“你欠公家多少钱?”答曰:“二万贯。”卢生拿出一根拐杖给他:“你拿这个到波斯商人那里去换钱。从此之后,就好好学道,安心过日子吧。”

李生依言还清了欠款,从此之后平安无事。

其后,李生到汴州,娶了官家女。新婚之夜,他觉得妻子很像当年亭台上见到的女子,而且她也有箜篌,仔细看时,果然见到“天际”那两句诗。李生和妻子细说了亭中宴饮之事。妻子说:“我曾经做了一个梦,梦见使者来说‘仙官有请’。我就跟着他去了,后面的事和你说的样。”李生感愧不已。后来他专门到扬州拜访卢生,只见遍地荒草,亭台等一无所有。

“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”这是完美的朋友关系,超越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”的状态,而是以“神”的姿态救人于水火。人生穷通不定,流年不利时,希望有卢生这样的朋友出手搭救;身处上位时,对李生这样的贫贱之交倾力相助。这是正能量的故事,即使我没有遇见,想一想,也觉得美好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 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
电话:0352-2050272  
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 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

电话:0352-2429838

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
全年订价:258元